戰國策正解

楚

五

土岐文庫
文庫17
W201
6

文庫 17
W201
6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土岐善麿氏寄贈

0101851898 00

早稲田大學圖書

戰國策正解卷五

横田惟孝著

楚

宣王 凡十一章

齊楚搆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難乃旦反、○齊楚皆乞宋援、故宋請中立急、請迫脅之、子象爲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爲于僞反、○緩、急之反、失得皆謂援、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齊勝楚、則勢必併宋、故危、不勝、則不能助宋、是宋以孤弱干犯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令力呈反、乘繩證反、

考異　坊本攻楚下有之字、一本干作予、

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敝也。難乃旦反○鮑彪曰兩國相持必俱敝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敝也。夫音扶、○攻其後、楚救趙而攻魏後也、共趙、謂與相共攻趙同、碕哲夫曰、害割誤是也、言趙不能堅守、必深割地、以與魏而和、是以不兩敝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知楚之不救己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關君長曰、令恐合字訛、愚謂、魏始恐楚之攻其後、分兵以當之、今知楚之不救、而合兵攻趙也、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敝。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援于眷反、○應楚、謂應楚攻魏之時、而亦伐之、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睢濊、二水名、謂楚取魏地、

考異　坊本其後下有之字、兵以下無深字、諸本知楚作有楚、今從劉本、

江乙爲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誠如是。臣等之罪免矣。爲于僞反、使所吏反、○白公、太子建子勝也、建以讒奔鄭鄭殺之、勝請伐、子西不從、勝怒殺子西、刼惠王、見哀

公十六年左傳、言以不言人之惡、故勝得遂亂、罪免、亦以不言人之罪故也、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曰。無有。如出一口矣。相息亮反、斷丁亂反、○主斷、謂專決國政、按下襄王策、州侯襄王幸臣也、去此數十年、豈別一州侯乎、

荊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北方、謂中國、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長丁丈反、屬音燭、

考異　劉本無荊字、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言其後。此謂慮賢也。關君長曰、言人有善言、而已亦言於其後、此謂慮己賢人也、江乙此言、特開楚王狐疑之心、

考異　諸本言其後下、無言其後三字、今從一本、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爲于僞反○江尹、即江乙也、不能、猶不足也、許應元曰、山陽君、

蓋去梁而在楚者、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關君長曰、江乙因山陽怨昭奚恤、而相得惡之、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夫音扶、下夫苟同、○關君長曰、天下、即諸侯、此謂魏也、愚謂、苦恐君訛、言泄君臣之交者、必君左右親近之人也、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難乃旦反、○關君長曰、夫、指泄者、苟誠也、言夫誠不難令他邦爲間於君臣也、忘當作忌、言不忌間君臣於內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溺乃弔反、狗惡之惡烏路反、下同、○鮑彪曰、執言善守、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以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難乃旦反、○邯鄲之難見上、大梁取、言楚承虛進兵、則大梁可取矣、

考異　曾本取矣作拔矣、高本臣居作以居、坊本臣上無以字、今從曾本、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

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殺其主者。而王終己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比毗志反、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遠于萬反、惡聞之惡烏路反、○人有有人必有一誤、己、業己之己、燕王喜策曰、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己不顧、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說始銳反、處昌呂反、○安陵君名壇、楚之幸臣、說苑壇作纏曰、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斂收也、衽、衣衿也、撫委、或撫衣之訛、說苑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服伏也、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爲于僞反、下爲君同、○渝變也、嬖、賤而幸者、避疑當作罷、蓋音近而誤也、趙惠文王策無罷車駑馬、鮑彪曰、罷疲同、猶敝也、車勞則敝、軒、曲輈轓車也、席不及敝而愛弛、軒不及罷而退去、皆言不久也、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令猶教也、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聞也。復扶又反、間音閑、○江乙怒安陵不用其計而請絕、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嗥之聲若

雷霆有狂兕跰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乘繩證反下同射食亦反樂音洛下同○雲夢澤名跰趨依倚也旃曲柄旗旄牛尾著竿頭誰與樂此問安陵也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數色主反行戶剛反○編連也言與王連席也陪陪侍也乘王之乘車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言爲王先以身試黃泉作蓐以御螻蟻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說音悅○壇安陵君名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考異 高本功作地坊本以色作而已高本嬖女作嬖色無以下無深字諸本何下無江乙曰三字今從曾本一本未効間有有字高本天作日坊本樂此作此樂高本行下無下字曾本試作拭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令力呈反○故特也有罪則宅入官故獄者特令人請己宅以卜罪之有無也客因爲之謂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可得爲于僞反○其宅不入官故不可得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說音悅如而通○故荀子好詐故之故猶巧也謂設事以探其意

考異 高本無令人之人字客因爲之謂坊本作客因請之劉本同錢本作客因請今從高本諸

本不可得作不得、今從一本、高本請作謂、

威王 凡四章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見賢遍反、卒子律反、○關君長曰、三日非爲遲緩、蘇子之言、不可如是、疑日當作月、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關君長曰、若聞古人、言欽慕之甚、直如恐不及見之、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令力呈反、○所以不肯留、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陘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爲于僞反、下爲大同、從子容反、下除以從餘皆同、說始銳反、夏戶雅反、塞先代反、乘繩證反、騎奇寄反、霸王之王于況反、下王橫霸王同、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夫音扶、下同、朝直遙反、○章臺、秦臺、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徐孚遠曰、水陸兩軍

也、臣聞之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令力呈反、厲礪通、）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爲大王不取也（燕烏賢反、下國名皆倣之、不復音、）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刼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卒猝通、）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有億兆之數、謂相去太遠、）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并併通、○徐孚遠曰、漢中楚地、巴蜀非楚地、連言之者勢相接也、關君長曰、反人、猶言背反於我、）寡人自料以楚

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薄迫各反○薄猶止也

考異　坊本強下無與字不西之西高本作南坊本作四今從一本坊本王至作大王高本臣聞下無之字坊本已作矣一本承作奉坊本趙下無衛字高本深謀下無與深謀三字今主君高本作令君坊本作今君今從曾本高本危國作亡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章不足以知之矣爲于僞反下皆同○莫敖楚官名章子華名也

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頭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斷音短下同○廉謂不貪也不知所益謂不知死之有所益於己也志下文作思此恐誤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除食朝之朝餘皆直遙反下同處昌呂反積子賜反○不謀夕謂朝食而已不謀及夕食

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葉舒涉反鄉許亮反○關君長曰表外薄疎也財裁通柱國都也蓋言葉公舉於縣令疎外而裁制國都也恢先君言恢弘先君之德以被於方城外也挫猶辱也愚謂白公之事見前畛井田間陌周禮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溝間千畝六百畛六十萬畝不知當時之制與周禮同否

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頭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幾音祈下同○夫千夫百夫之夫子指御者若猶或也扑擊捽持髮也言或扑一人或捽一人有以與大心者則社稷其庶幾乎不亡

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

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屬音燭、下同、冒亡北反、被皮寄反、上時掌反、暴步木反、薄迫各反、奉捧通、楚使之使所吏反、令力呈反、乘繩證反、塞先代反、敗必邁反、思息嗣反、○上寡君當依下文作君王、蓋涉下下說秦王之語而誤也、大夫悉屬、謂大夫皆從君而出也、崢山、崢嶸之山也、關君長曰、蹠穿、蓋謂履穿蹠踐地也、暴露也、膝暴、謂裳敝膝露出也、愚謂、雀當作鶴、鶴俗作雀、雀雀似而誤也、淮南子作鶴踦而不食、瘨病、殫盡也、言病而氣盡煩悶也、旄耄通、惛也、蘇、死更生也、吳師道改盩作盭、且曰、文當有訛舛、或在吳字下、關君長從之曰、盭戾同、謂吳新作狼戾也、或然、亦聞疑當作亦鬭、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鬭於宮唐之上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鷄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舍音捨、治直吏反、○孤謂

昭王之子、時未知昭王存亡、故意其子也、關君長曰、大宮、蓋楚始祖廟也、鷄次、蓋政法書名、愚謂、五官執圭已見、百姓、百官也、血、謂牲牢也、無君、與孟子三月無君則弔之無君同、謂不仕也、言苟社稷得存、則可矣、其餘不以無君爲患也、冒疑冑訛、冑胤也、謂子孫不在位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就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焉於虔反、邪音耶、好呼報反、馮憑通、惡烏路反、○式、車前橫木、人所憑依、故亦爲憑義、憑式而立起者、以約食無力故也、發、發矢也、決、以象骨爲之、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拾、以皮爲之、著於左臂、以遂弦、亦名遂、按吳語一人善射、百人決拾、荀子君射則臣決、蓋古法言也、謂上行則下效也、

考異　諸本如章作如華、今從孫本、高本無足以之以字、坊本頭皆作脰、高本一作壹、坊本無下有勞止稷者十二字、今從高本、坊本布作帛、侵作廉、高本之日作之月、其庶間有爲字、曾本無大宮之大字、一本鷄作離、餘豈患、高本作餘豈悉、一本作余豈患、今從坊本、一本冒作位、諸本就作然、今從一本、坊本章聞作華聞、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上事字疑當作使、以善言、謂喻以善言、以財、謂養以財賄也、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

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好呼報反。○關君長曰、傷、毀謗也、言毀賢令不用、以爲自利之資、厚賦斂諸臣百姓、蓋戰代暴政也、魏文侯曰、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見新序、播、如盤庚所謂播告之播、揚也、布也、鮑彪曰、王所愛者、必不播割、與大臣異趣、故大臣退之、臣願無聽群臣之相惡也。愼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與百姓。愼、謂不輕用之也、與百姓、謂與百姓俱也、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王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爲于僞反、易以豉反、數色主反、○荀子兵殆於垂沙、唐篾死、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眛、眛與篾同、據之、此章當在懷王策、以千數、所以易也、未見一人、所以難也、故

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夫音扶、人難之難乃且反、○己謂進賢者、

考異　坊本今王間有大字、高本無與字賢臣之臣字、

懷王　凡二十七章

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爲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與於之與音預、下皆同、爲于僞反、下同、○齊以之以、猶以爲也、言恐齊以爲鯉與於遇、爲楚有陰私於二國也、爲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

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己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視示同○疑秦魏於齊、言使齊疑秦魏也、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列、位次也、王曰。鄉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

強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王曰。鄉也。以下九十七字、下考烈王策虞卿謂春申君之文、錯出于此。

考異　高本章首有韓公仲相四字、秦與之與作秦、齊于之于作乎、坊本明上有信字、高本齊信間有楚字、關君長曰、高本韓策或謂公仲章、具載全文矣、坊本斷爲兩章、其三百七十五字、仍收韓策、更刪韓公仲相四字、取齊楚之交善以下、自爲一章、但王曰鄉也以下、凡九十七字、舊錯出韓策、而鮑刪取韓策、不考孝烈王篇之文、乃附載章末者、謬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也、時儀相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

其相。是城下之事也。乘繩證反、相息亮反、○令困、謂命令困屈也、城下之事、言欲使大國必免其相、則必至於我軍傅城下而攻之、其事甚大也、穆文熙曰、迷人多知惡人、而不知自惡、楚王爲魏逐張子、而惡其不忠不信、其後乃數爲張子所欺、以至客死而不悟、何其愚乎、陳軫之言、蓋預知之矣、

考異　坊本令作今

五國約以伐齊。五國、蓋秦趙韓魏燕也、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轉國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幻與地可。好呼報反、惡烏路反、難乃旦反、下同、營熒通、○南圖、謂南圖楚、轉國、謂轉變無定之國、營惑也、五國之事必可敗、言韓交楚而反四國、則破齊而圖楚之事、必不成也、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大公事、人姓名、見公仲曰。夫牛闌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於齊。夫音扶、○牛闌之事、未詳、疑齊嘗破韓於牛闌、馬陵之難、謂齊破魏於馬陵、吳師道曰、親字疑當在見字上、是也、蓋言齊強國、今伐之、則其報伐必重矣、牛闌馬陵之事、可以見矣、無以之以猶使也、楚畏五國破齊而伐楚、故割地收韓、因令五國無以用兵、所謂賂之以利也、請楚獨圖於齊者、其實非伐齊也、示其強以懼韓也、所謂悉兵以臨之也、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關君長曰、此無齊約趙魏、則不可言反也、此乃覆說約絕之後、則齊當作韓、困窮也、言以五國破齊而圖楚之事窮也、愚謂此記者

之言也、

考異 劉本國約下有秦字、坊本伐齊作伐秦、高本已作以、坊本破下無齊字、諸本轉作輔、今從錢本、坊本必懼下無我字、親王之王作主、高本衆下有也字、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五國伐秦、見秦兼惠施魏相、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凡為伐秦者楚、謂爲謀主也、以魏來、謂奉魏王欲和之命而來也、明楚之伐、言五國同伐秦、而魏首使於楚、而入之秦使行和、是明楚為伐主、而信魏為和主也、聽秦、謂以和請於秦、而聽其命也、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

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凡為攻秦者魏、謂先戰也、楚得其利、謂秦德楚而怨魏也、惠子反。魏王不説。説音悦、○昭陽不聽惠施故也、杜赫謂昭陽曰。魏為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為于僞反、折兵之折、食列反、○吳師道曰、折、折閲之折、減損也、謁謂謁告也、病、疲敝也、謂魏為昭陽戰而疲敝、折猶分也、言魏怨昭陽、離楚而入齊秦、不能自救其罪、晉即魏也、下疑脱援字、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令力呈反、

考異 劉本聽秦作德秦、高本累作纍、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

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敵秦。是齊不窮也。（冷向之向、許丈反、下向曰向言同、○外向、謂非我齊楚之齊者、謂楚之善齊者、秦以我齊招楚而外向、楚怨而不合於秦、楚之善齊者知之、必將務以楚合於齊）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秦矣。以強秦而有晉楚。（為于偽反、說始銳反、○綺哲夫曰、向曰上、當必有陳軫秦伐齊說脫簡、愚謂、向曰二字、或是衍文、下先字當作無、無古作先、先似而誤也、闕君長曰、晉謂韓也、此章舊在韓策、必當有韓字、）

考異　坊本無晉字、孤矣作弧也

向請為公說秦王。（為于偽反）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為子見楚王。（為于偽反）當是之時。南后鄭褒貴於楚。（南后、懷王后、鄭褒、鄭國之女而善舞、故名）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說音悅、好呼報反、○墨、畫眉墨也、非知素知、中山策曰、不知者、特以為神）

人、資之以珠玉、謂下以珠玉爲中買美人之資上也、南后鄭褎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褎亦以金五百斤。恐丘勇反、令力呈反、○令人上、疑脫南后二字、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褎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中丁仲反、便婢緜反、○未知見日、謂未知再見之日、飲人以酒曰觴、半醉半醒曰中飲、釋舍也、

考異　高本無而下欲字、坊本待上無子字、關閉作閉關、乃觴之下、無張子二字、下其美也無也字、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以商於之欺也、靳尚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爲于僞反、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褎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褎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麗好翫習音者。以懽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

秦女依強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於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好呼報反、從才用反、奉音俸、內音納、樂音洛、疏疎通、○好翫二字、疑當在寶器下、謂珍異可好翫之物也、田藝蘅田、習音、乃習於音樂者、以懽從之、乃以懽悅從之、即媵也、關君長曰、按國語秦伯歸女五人曰、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義與此同、蓋言令其從之以懽於是女、鄭褒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非布衣之利、言子孫爲太子、其利甚太也、鄭褒遽說楚王出張子。說始銳反、

考異　高本佳下有翫字、坊本依作資、勢下有必字、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己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敗必邁反、○敗己、謂害己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要一遙反、下同、刺七亦反、下同、難乃旦反、○張旄魏之用事者、微蜜也、使若儀殺之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令力呈反、○關君長曰、楚王以爲張儀殺靳尚、而秦納之、故怒秦、

考異　纂連前章、一本敗作欺、坊本上刺字作殺、怒秦下有楚字、構作攝、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爲于僞反、下爲大王患竊爲同、從子容反、下爲從約從從人從親同、說始銳反、被皮寄反、塞先代反、賁音奔、乘繩證反、下同、騎奇寄反、難乃旦反、下危難構難同、樂音洛、將子匠反、卷眷勉反、○四國、謂四方之國、虎賁、勇士之稱、若虎賁獸、言其猛也、席卷、收取之如卷席之易無遺也、常山、即恒山、漢時避文帝諱也、關君長曰、脊、督脈、即背中也、蓋言下中斷六國、以割其交、如折於人背中也。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夫音扶、下同、○牴牾曰格、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敵、匹敵、侔、齊等也、交、互也、上地、上黨之地、荀子韓之上地方數百里、注云、上黨之地、是也、且夫約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輕遣政反、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辨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爲己。是故願

大王之熟計之也。挑徒了反、行下孟反、卒猝同、○楚禍謂楚爲秦所伐之禍、秦西有巴蜀。方舩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舩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兵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盡津忍反、下盡王同、○方舫通、併舟也、下水而浮、猶言浮水而下也、城守、謂唯守城、而不能以敵、出之武關、猶出於武關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陳陣同、有音又、○徐孚遠曰、越滅吳、楚滅越、懷王時、吳之屬楚久矣、安得與吳人五戰、此言誤也、愚謂吳字必誤、言楚雖三勝、而陣卒亦盡矣、又使居民偏守新得之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易以豉反、○攻當從史記作功、功、即謂三勝而亡之、敝、疲敝、即居民苦、是也、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言秦久不出兵攻諸侯、而示弱者、以陰謀有并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搆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却。此所謂兩虎

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通侯即徹侯漢時避武帝諱也徐孚遠曰當云大王今言楚王亦誤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己數色主反○司馬貞曰以常山爲天下脊則衛及陽晉當天下匈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道也據之是關天下匈他國不得動也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相息亮反○吳師道曰蘇秦爲客所刺設計以取賊故車裂而得賊今儀言如此蓋借事爲說破從信也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浴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質音致使臣之使所吏反下同從才用反○形親之國謂其形勢當親之國關君長曰從車下風不敢斥王也劉良注鄒陽上書云言王之美行及人如風之馳下也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

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制、謂裁斷也、鮑彪曰、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之驚、故名駭雞犀、

考異　坊本帶河下無四塞二字、兩立作兩利、下無而字、錢本臣魏間有秦字、曾本楚禍作秦禍、坊本王患間有之字、一本無有偏之有字、一本無謀字、坊本襲秦下有與秦二字、晉必關、高本作晉必開、一本作晉必大開、一本與坊本同、今從之、坊本走作奔、一本帚作糞、坊本爲計作謂計、獻書下無大王之三字、

張儀相秦謂昭雎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過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曰爲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

相息亮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王同、○鄢郢漢中、楚之要地、秦嘗取之、故曰復、昭過陳軫、楚之良臣也、更得、謂下更得中如鄢郢漢中昭過陳軫者、儀所以逐二人者、下文所言、是也、

昭雎歸報楚王楚王說之

說音悅、○悅得地也、

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

關君長曰、秦欲尊己卑楚、使逐二人、是爭尊名也、而楚王不察之、

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是列縣畜我也

按工師籍二見東周策、蓋是人也、陳或師訛、列縣畜我、謂待我如縣吏也、

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

乘繩證反、

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逐其謀臣

行有功名、謂尊秦卑楚、以立功名也、爲攻之攻當作功、於下恐脫秦字、言

欲爲秦魏立功以取名與富貴則必伐楚也道猶術也言儀攻楚有術外絕齊交內逐二人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夏戶雅反見賢遍反○夏中國也齊楚交不絕則儀計不成矣故不急効地也

考異 高本過陳過曰之過並作雎坊本無爭字高本無周曰之曰字坊本主作王不絕下無齊交不絕四字

楚王令昭雎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逐張儀楚王因收昭雎以取齊令力呈反○重張儀使秦重之也收捕繫之也雎善儀而齊惡儀秦既逐儀楚故捕繫雎以外儀而取交於齊桓臧爲雎謂楚王曰橫親之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雎也爲于僞反○儀爲惠王所貴而與雎善公孫郝甘茂不善二人而害之使韓魏不合於秦是橫親之所以不合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雎也必以秦合韓魏言橫親必合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雎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雎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二人者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言二國之重儀以儀有秦楚也今儀困雎收二國欲得秦必善郝茂郝茂合二國輕儀而伐楚則方城必危也王不如復雎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

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亦不從則方城無患復雎復雎之位也重儀於韓魏使韓魏重儀也

考異　坊本王因上無楚字橫作從高本人者下無二人者三字坊本韓亦作王亦

張儀逐惠子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爲于僞反下除以爲餘皆同○欺蔑也秦策蘇秦欺寡人與此欺字同惠子爲儀來者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行猶爲也言惠子不見逐爲儀而來則惡王與張儀之交惠子必不爲也施之來必有惡儀者故馮郝因證其見逐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爲大王輕矣輕遣政反○不善張儀謂儀逐施故宋王不善也事國事也所貴宋王所貴謂施也讎人宋王所讎謂儀也言以受施欺儀有害於國事故以宋王所貴爲其所讎之人棄之則輕忽而無謀矣且爲事邪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邪音耶○舉疑當作奉勿猶無也言爲儀無納而逐之惠子見逐故曰窮人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考異　坊本儀必作今必楚王曰善乃高本無乃字坊本無楚字

陳軫去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爲于僞反○爲求地謂爲楚求地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

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說始銳反。○以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之言爲復楚之資。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復之。魏襄王策亦載此章而有異同。

考異　劉本喜作果。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褎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遺唯季反。說音悅。下同。好呼報反。喜許記反。○喜好也。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褎知王以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惡烏路反。下惡聞同。○爲見之爲若也。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褎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褎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夫音扶。○惡。謂事涉醜惡。鄭褎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其指新人。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令力呈反。○若使新人自理。是使逆王命也。

考異　一本善作喜。坊本聞下無君字。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智困而交絕於后也。交絕於王所立之后也。

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令力呈反、○不上非脫何字、則不字必衍、

考異　坊本於作立、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樗里疾卜交也。說始銳反、下明說同、爲于僞反、○疾欲得交於楚人、明爲說諸大夫以伐秦、卜其可交者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皆受明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樗里子矣。卓滑因重之。唯滑不受伐秦之說、是善秦者也、疾可以交焉、故曰、有辭以報樗里子、蓋明非實爲疾卜交也、其說不行、懼以輕、故以此取重也、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曰。齒六十而盡。相靡也。靡亡池反、○靡、磨切也、莊子與物相刃相靡、言齒六十年而盡、以兩堅相磨切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能、謂材能、重、謂位重也、言材能與位重相抗、若齒之相靡以就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公不善也。是不臣也。乘繩證反、下遐嫁反、○乘車也、下謂在車則下、起、謂在坐則起、言車杖雖微、而君之所御、臣猶敬之、況君之所愛而不善、是失爲臣之道也、

考異　諸本堅也下、無曰齒二字、今從一本、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

爲于僞反○言韓侈能守宜陽而不敗能自免於罪故欲先事依據之以加恩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智於此困矣舍音捨下同○於此困謂智困屈於此戰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網而進之麋因得矣數色角反○黠慧也張網前張網於前也言數獵者知麋之詐僞還走冒人張網於前驅者舉網而進麋因此見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智於此困矣此多之此指韓侈也關君長曰此假獵者之事以喻諸侯因韓侈詐譌反能制之者衆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考異　坊本侈並作朋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雎不欲令力呈反下同將子匠反距拒同○四國秦齊韓魏也見楚記蓋四國分道而進昭雎拒秦也雎唯拒而不伐故王欲擊之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秦三國惡楚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雎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敝而令天下利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爲于僞反惡烏路反罷音疲○令天下利謂令諸侯得利也關君長曰收猶止也言可以少割地與秦而止其戰伐之害也

考異　諸本戰勝下無秦字、今從一本、一本無而以之以字、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偶耦同。○關君長曰、蓋渾與三人、兩兩相耦也、愚謂四字疑他策錯簡、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耎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以弱新城圖之。說始銳反、耎而兗反、○韓哀侯亡鄭有其地、故此鄭即謂韓也、耎弱也、宜陽、昔韓邑、時秦得之、圖之、謂謀應宜陽、此言強弱之應失宜也、蒲坂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蒲坂平陽、魏二邑、安邑、魏都也、二邑去安邑百里、而猶不知、況五百里乎、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則楚王何不以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上也之也、猶乎也、主郡、謂昇縣爲郡、爲邊邑之主也、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交於楚。楚王果以新城爲主郡。說音悅、乃爲之爲于僞反、乘繩證反、○楚縣尹稱公、

考異　坊本周下有二字、高本圖作圍、諸本則作故、今從劉本、章末楚王、曾錢本無王字、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有、謂有援也、太子、幾瑟也、爭國、謂爭專國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以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爲于僞反、下爲國同、使所吏反、予音與、下同、○矯託也、託楚王命也、新城陽人、皆楚地名、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走而不

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臣爲間疑脫以字、懸命於楚、謂由楚懸繫國命、言救亡之汲汲、不暇求地也、倒冠、猶倒屣也、急遽之狀、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韓襄王策亦有、可併考、

考異　高本走作然、坊本作幸、今從韓策、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說始銳反、予音與、下同、令力呈反、○取猶收也、謂結和親、五大夫、楚爵也、私行、謂不以王命私自行也、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乘繩證反、下同、○收猶奪也、無善之無、與無父無君之無同、謂不爲有也、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考異　坊本且予作曰與、高本是賞作得賞、坊本無事成止行之十六字、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相息亮反、下同、○按史記、秦聞甘茂在楚、而請送之於秦、楚王乃問之也、王曰。吾欲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夫音扶、下同、處昌呂反、聞音問、好呼報反、○苛、煩細也、苛廉者難事、而甘茂事之、不逆其意、且王嘗用召滑

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湖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召音邵、句古侯反、難乃旦反、治直吏反、○句章、越地名、昧疑越人名、或地名、察疑塞訛、史記作塞、江東、江之東、言吳越之地盡爲楚有也、越亂、以召滑亂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鉅詎通、言王何速忘前事乎、）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眞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少詩照反、長丁丈反、被皮寄反、○鮑彪曰、秦相而曰王之相、蓋楚相之、必右楚也、）

考異　諸本吾相間無欲字、今從一本、高本不知並作不如、坊本秦乎之乎作受、一本作授、

魏相翟強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相息亮反、下同、爲于僞反、幾音祈、○蓋勁善秦者、）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王必喜（爲使也、使齊行人請魏相甘茂、是以齊爲主也、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貿易也、欲易取其首、言相讎之深也、）

考異　劉本無下勁也之也字、高本無下齊王之王字、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以太子爲質昭

睢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公出地以取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令力呈反、下同、質音致、恐丘勇反、下同、○言秦恐齊楚合、因二人而效地於楚、是翠出地以取齊交、二人取地以取秦交、楚王必不爲出地取齊、翠事必不成、）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使所吏反、○重賂、重賂秦也、使、使者也、秦恐之秦、恐當作齊、言齊恐秦楚合、不求地而合於楚、則是若翠與齊約和也、）

考異　諸本賂齊下無以字、今從一本、取齊之取、一本作收、下秦恐間、一本有齊字、盖注字、謂秦當作齊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令力呈反、下同、○術視、秦將、）

昭睢勝秦於重丘。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睢之乘秦。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重直龍反、宛於袁反、○鼠爲宛尹、故曰宛公、乘秦、謂乘勝伐秦、）請爲公令芈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爲于僞反、○戎楚人而貴於秦者、兵全、謂兵不分、）

考異　高本芈作辛、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攻之。則失利矣。（敗必邁反、爲于僞反、行下孟反、○挾王而攻其國、不義也、故曰傷行、）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背盟。背盟。王因

與三國攻之義也。背音佩、○三國、蓋齊韓魏也、

頃襄王凡七章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愼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質音致、隘乙革反、下同、予音與、爲身之爲于僞反、○隘猶阻也、地所以爲身、謂爲身愛地也、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愼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愼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群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使所吏反、下除使守使人餘皆同、乘繩證反、下同、朝直遙反、令力呈反、下同、復扶又反、下同、○反、反國也、復群臣、復見群臣也、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我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

去起呂反、○守之、謂守東地、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索所白反、下同、○關君長曰、王身止不與十五字、是子良之語重出、鯉既曰不可與也、不可更有此語焉、楚亦不能獨守、即本文重複、但負不義於天下一句、上下無見、似上文錯亂、宜移在不信下、乃獨守連臣請、文義方順、景鯉出愼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愼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愼子對曰

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怫艴同、怒色也、愼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關君長曰、且姑且也、言其言必不愆、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所謂皆用之者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守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敝甲鈍兵願承下塵與死生、謂固守東地、死生不易、五尺、自年十五以上者、言悉發老幼得三十餘萬、下塵猶下風也、言

不敢抗衡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矯託也謂託王命也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夫音扶○縮收也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恐丘勇反○道言也使子良言楚以不攻東地遣使於秦言不攻楚也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此記者之詞也

考異　一本便作使齊令之令作今諸本我國作戰國今從一本一本死生作生死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栖謂懷王見劫客秦如鳥栖別本作西謂見劫西入秦亦通太子質於齊故曰危自齊歸楚故曰南懷王客死於秦太子時未歸楚曰歸曰南皆豫度之言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令力呈反下同○爲使也言使太子得歸入楚也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復扶又反○蘇子令人謂太子以女阿之言太子復請爲蘇子所善

考異　坊本請下無善字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難乃旦反質音致○鮑彪曰懷二十九年秦大破楚楚王恐使太子質齊楚蓋破於此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隨猶繼也謂繼太子歸而攻之東國即東

地也。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令屈之令力呈反、下令屈令芊同、屈九勿反、下同、敗必邁反、○關君長曰、凡曰東國者五、惟於致齊、則加新字、意新東國、似非太子許齊之東國矣、動秦、謂動秦救楚之兵也、愚謂、新東國、蓋楚新得之地也、秦恐齊既得新東國、又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太子曰善遽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芊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與子之與讀如爲、○東國、謂新東國也、或脫新字、諸侯在喪曰子。

考異　坊本攻下以下並無新字、一本惟攻下有新字、坊本而令作而今。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操七刀反、說始銳反、○中射亦作中謝、射謝通、楚官名也、呂子去宥篇、荊威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史記張儀傳後陳軫舉中謝、對楚王云云、索隱曰、中謝、蓋謂侍御之官、

考異　坊本問謁者下、無謁者二字、纂殺臣作殺之、

齊以淖君之亂讎秦淖君、蓋淖齒、然不可以君稱、君當作齒、亂下鮑彪補事字、一本添讎字、若齊事秦、秦豈欲取之乎、故從一本、然以齒之亂讎秦、亦不通、秦當作楚、淖齒楚將而殺閔王、故齊讎楚也、其後秦欲取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任固之齊令力呈反、下同、任音壬、○取、謂取交也、故特也、欲取齊、而所以特使人之其讎國者、下文所言是也、齊明

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之有楚以資固於齊（示齊之有楚猶言示有楚於齊也言示齊以有楚之親爲齊受固之資）齊見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爲于僞反○言齊見楚受涓則恐秦楚合必受固矣聽涓謂聽受涓之辭）且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夫音扶謾慢同○涓之辭厚楚而薄齊固之辭必反之以薄齊之辭告齊令齊緩慢於固而不肯聽也）齊秦不合則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即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二國不合則交事楚故楚重矣即猶若也）

考異（一本見作有坊本是王作是楚以涓下無來字）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夏戶雅反下同從才用反下同○輦從謂二人與王同輦而從四人皆楚寵幸臣也）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祅祥乎（悖亂也言老而耄亂也祅祥災異之兆也言爲祅祥之言以惑人也）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祅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卒子律反○淹亦留也）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關君長曰鄭玄注表記云揜猶困迫也言

王流轉而困迫於城陽也、騶、廐御也、徵召也、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牢、閑養之圈也、以喻王懲而毖後患、猶未爲遲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數色主反、○言猶可以有爲、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音扶、下同、○與及也、飴米糵所煎、調之使膠於絲、擊而拈其翼、八尺曰仞、抹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柄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彈徒案反、○因、因襲也、噣啄也、以其類爲招、謂以其類招誘之、所謂鳥媒也、調乎酸鹹、謂以爲饌、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蔆衡以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

單固 卷五 三十一

夕調乎鼎鼏。陵蔑同、衡通、磨博禾反、盧玆同、繳音灼、被皮寄反、鑑劉通、古銜反、拭賢同、○陵艾也、吳師道曰、衡與蔑並言、即衔接余、水草也、或曰、衡杜衡、非水草、泛言也、未詳就是、磨弋射石鏃、盧黑弓也、繒弋射矢、繳生絲繫矢而射者也、將加之將字疑衍、磁利也、磻與磨同、折清風而拭、言從風曲折而墜也、鼏大鼎也、林西仲曰、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

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亟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見賢遍反、○陂、澤障也、如發楚將也、見之、言繫蔡侯而見之於楚王也、夫蔡靈侯茹溪、湘水名也、子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二、

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

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鄳塞之內。而投己乎鄳塞之外。飯扶晚反、塞先代反、○封祿、蓋倉名、以封藏穀發也、方府、府名、猶長府、以形名也、蓋言二者以充軍國之用、而王供中之修費也、填塞也、言下取其地而塞之、使楚不得通諸侯也、曲奉言之、故曰內外也、林西仲曰、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二、

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封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關君長曰、新序與舉淮北之地、疑與當作舉、

考異 坊本城陽作成陽、一本蛉作蜓、坊本食也下無夫蜻蛉其小者也七字、諸本無夫黃之黃字、今從一本、高本鷂作鷻、坊本磁作劘、一本無無游乎調乎之乎字、高本靈侯作聖侯、諸本溪流間無

之字、今從一本、高本靈侯作宣王、一本無己以之以字、夫蔡之夫字、乃以之以字、諸本授之下、無封之二字、今從曾本、坊本無章末也字、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將子匠反、○壁、軍壘也。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至皆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徙。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植音值、女音汝、焉於虔反、令力呈反、○表者立木以為表、表其所營之地也、滅沒也。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雝於用反、○知衆之服從、而攻其所必救者也。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車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恠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騎奇寄反、見賢遍反、使所吏反、○魏齊軍其西東者、欲擊楚也、軍門曰和、見猶示也。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

考異　坊本共攻作共伐、至皆作皆至、下滅表間有其字、一本暮以之以作則、坊本燭下無見字、

考烈王　凡九章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修行之行下孟反、○得為益、謂得祿位、大義善業、即下文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是也、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

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賁音奔、衣於既反、相息亮反、乘繩證反、難乃旦反、○賁、孟賁、諸、專諸、皆勇士也、褐、毛布也、言苟有勇美之實、則雖微物、而猶足以成其名矣、今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功業宜成而不成者、以無衆士之佐故也、夫梟棊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夫音符、散悉但反、下同、○梟、棊名、六博得梟者勝、能爲、謂勝也、散棊、衆棊也、不勝不如、言不勝如也、韓子其謳不勝如癸美、言梟棊之所以勝者、以衆棊佐之也、一梟而無衆棊之佐、則不能勝矣、是一梟之不勝如五散、亦明白矣、以喻萬乘之相、亦無衆士之佐、則不能成功業矣、一相之不勝如衆士、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令力呈反、○言宜用已也、

考異　坊本且作雎、一本無梟棊之棊字、坊本能爲作爲能、高本不勝不如作不如不勝、劉本無不如二字、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說始銳反、下同、藉在夜反、○孫子、荀卿也、避漢宣帝諱也、時爲蘭陵令、故曰、藉之以百里勢、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夏戶雅反、王于況反、夫音扶、下同、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刼弑死亡之

主言也。癘癩同、爲于僞反、○言癘雖惡疾、猶愈於刼弑。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少詩照反、斷丁亂反、長丁丈反、適嫡同、○穆文熙曰、大臣專斷於國、其跡若爲公家、其私心則恐人發己陰奸被誅、而以是禁之、猶言假濟私也、愚謂、不義、謂不宜立者。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竟境同、殺音弑、下同、○事在昭元年。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射食亦反、下同、中丁仲反、○君字恐衍、自刃於廟、言還廟自殺也、事在襄二十五年、

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李兌之事見趙策、淖齒之事見齊策。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關君長曰、胞、胎衣、無所取義、疑疱字訛、疱亦腫疾也、愚按韓子、作癰腫疕瘍、周禮天官醫師疕瘍者造焉、注云、疕、頭瘍、亦謂禿也、身傷曰瘍、胞疾疑疕瘍訛、而字恐衍、吳師道曰、其言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遠引楚圍崔杼、近述李兌淖齒、劘切春申甚。因爲賦曰。以下即佹詩末章、蓋荀卿既爲書謝春申、因爲賦以自述其意也、非遺春申焉。寶珍隨珠。不知佩兮。褘衣與絲。不知異兮。閭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

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寶珍猶言珍玩也、言以隨珠爲珍玩、而不知佩也、褘衣、王后畫雉衣、絲、絲衣、祭服也、詩曰、絲衣其紑、皆衣之貴者、異、謂異於他衣也、荀子作襍布與錦、是一美一惡、似義長、按高本衣作布、疑褘絲襍錦之訛、閭姝子奢、皆古之美女也、莫知媒、言無人爲之媒也、嫫母古之醜婦也、曷何也、呼天而訴曰、我何可與惑亂反易之人相同乎、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詩小雅菀柳之篇、瘵病也、關君長曰、借言春申甚威、可以無犯其怒、而自取病也、愚謂、既爲賦以述意、又引詩以自戒也、

考異　坊本里下有之字、一本長作良、坊本攻莊公下、更有莊公二字、荀子寶珍隨珠、作琁玉瑤珠、兮皆作也、姝作娵、莫知媒作莫之媒、求之作刁父、又甚喜之、作是之喜、瞽作盲、以是爲非、作以危爲安、惟作維、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吳師道曰、春秋二字、恐因下文衍、今楚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所謂思危慮安者、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王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爲主之爲于僞反、○其當作甚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踐剪通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軍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

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令力呈反、○可猶聽也、以爲也、言使魏信其所爲也、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夫音扶、下同、○乃難辭也、公羊傳、乃者何難也、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鄉許亮反、○鄉猶前、今猶後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是強魏也。其於王孰便也。勝音升、○鈞三十斤也、關君長曰、魏王以下錯出懷王首章、而意義不貫、宜以此爲正、

考異　高本楚王下有之字、坊本怒作怨、高本今謂作今爲、是強作見強、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從子容反、朝直遙反、夫因詘爲信。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智者官之。夫音扶、下同、信音伸、○奮患、言奮起於患難中、而有成功也、義之、言勇者以二者爲己義而爲之也、攝收也、官猶任也、言智者以二者爲己任而爲之也、蓋言楚王所宜爲也、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墨默同、○報報之反、反復相報也、言上報功勞則下報其恩、反復相尋也、墨墨之化、不言之教也、言上有不言之教、則下化其德也、是二者、唯大德之君、而後能之也、蓋言非楚王所能及也、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艾音刈、橫戶孟反、○偏猶專也、載成也、言有禍則有福、有生則有死、人之必所不免也、而當死而欲生、當生而輕死、如是者、不足以成大名也、吳師道曰、寇猶賊害、

艾即刈、不遭賊害而懲創、則不足以橫行於世、或曰、寇害當作忼慨、音近而誤也、未詳是非、蓋此言楚王當決死生、不憚患難、聽從者而擯秦也、夫秦損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嚂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關君長曰、嚂疑作濫、濫溢也、蓋言溢口言得利之機、百姓通百官、士也、牟奪也、蓋言橫人飾說以奪人之志也、愚謂、嚂濫古或通用、公舉而私取利、謂公爲天下舉措、而私爲己取利、言諸侯不知橫人欺己、聽受其說、而制命於秦、是以國權輕、而積禍重也、

考異　戴一本作戴、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從子容反、將子匠反、下同、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叟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叟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叟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叟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叟羸曰、此孽也、少詩照反、好呼報反、更音庚、處昌呂反、爲于僞反、○虛發、謂直鳴弦而不注矢、庶子曰孽、取易驚之義也、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蓋此鳥嘗傷箭、而憂危易驚若孽子也、故曰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隕也、去起呂反、○息、謂肉生、言聞弦音而驚、欲避矢而遠引高飛、以故瘡痛故隕也、今

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嘗爲秦所敗、驚心未去、故爾、

考異 坊本爲王作爲君、纂無以虛之以字、高本鳴悲作悲鳴、坊本聞弦下有者字、引作烈、

汗明見春申君候間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間音閑、卒子律反、說音悅、復扶又反、○息休也、大息、蓋謝遣之詞、汗明慨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

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爲于僞反、下同、夫音扶、下同、○慨感也、固陋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著直畧反、○門吏、門下之吏、著者、書其名字於賓客之籍也、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上時掌反、行戶剛反、樂音洛、○關君長曰、至猶長也、易擊辭服牛、疏云、服用其牛、服之義、與此同、非服驂之服、申舒也、蓋蹄舒無力也、折、蓋謂躓而屈膝、恐非折損、湛重也、蓋尾重而垂也、胕、胕臟也、潰亂也、勞力

故然、漉汁猶流汗也、窮力致勞、則汗爲白沫也、中阪、謂半於阪也、左傳杜注、遷延、却退也、索隱引策、改棘作轅、果然、謂人扶負其轅也、或云、負棘、似爲畏縮之義、愚謂、太行、山名、所謂羊腸之險也、胕臟潰亂、未妥、[illegible]胕隤當作胸喘、漢書王褒傳匈喘膚汗、是也、負棘[illegible]詳、姑存二說、羃覆也、噴、鼓鼻也、石聲之聲、吳師道[illegible]爲衍、[illegible]矣、

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阨於州部、謂阨窮於州閭部伍也、韓子州部之吏操官兵、堀穴、賤者之居、主術訓民無堀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湔洗也、祓除也、謂湔洗汙辱、祓除不祥也、吳師道曰、疑明嘗困於梁者、

考異　諸本間作問、今從一本、坊本慨作蹙、高本旦作時、坊本中作外、高本棘下無而字、坊本僕下無也字、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卒子律反、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關君長曰、持、如矜持之持、言心持女弟之色美、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王遣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使所吏反、○故失之故特也、特失期者、欲以起春申之問也、問狀、問失期之狀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聘、謂聘幣、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各貴其故所親。君

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間音閑、說始銳反、相息亮反、下同、○賴天、謂賴天寵靈、楚國封、謂楚國四境之內、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謹舍、謂別爲館舍、以居之、奉衛甚謹也、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語泄而益驕、謂春申泄太子爲己子而益驕、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處昌呂反、○無妄史記作無望、蓋通用、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少詩照反、長丁丈反、不即之不與否同、○代立當國、謂攝也、春申君

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將子匠反、斷丁亂反、○不治國、謂非國相、本議、朱英所爲春申議、即上文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是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劊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爲于僞反、○先仕臣爲郎中、謂先王未卒、使英仕王爲郎中、劊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輭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復扶又反、○輭柔也、朱英恐。乃亡去。恐丘勇反、○恐禍及身也、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刺七亦反、○上止字疑衍、下止字疑至訛、棘戟通、棘門、蓋宮門以戟守者、與周禮掌舍棘門以戟爲門者異、或曰、止棘門名、止於倒置、按下文及史記、皆無止字、則或說似未是、姑存之以廣異聞、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按史記、呂不韋進嫪毐、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爲後、於是秦王夷嫪毐三族、免相國呂不韋、吳師道曰、策於章末、並叙嫪毐之事、豈無意哉、二國宗姓已滅絕、呂政雖一天下、世僅再傳、奚異楚幽也、趙與秦同姓、王遷母倡、族類不正、亦以滅亡、蓋倫紀黷亂、其不永也固宜、抑諸國運盡祚窮、乖戾併於一時也歟、穆文熙曰、李園蓋聞呂不韋之風而興起者也、

考異　諸本久作又、今從曾本、一本無圉乃之乃、知其之其字、坊本無其故之故字、一本無奈字、封盡之盡字、國實下有如字、諸本治國下無而字、今從錢劉本、一本本作主、高本言也作言已、

史疾爲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爲于僞反、使所吏反、○循疑當作脩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爲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鳥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任音壬、勝音升、○關君長曰、頃間猶言少頃也、任、保任也、言任人爲官、若范雎任鄭安平、

考異　坊本此烏作之一字、鵲謂間無曰字、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好呼報反、○關君長曰、加被也、此爲繳射、故不訓中、歸疑作鶀、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頃音傾、下同、射食亦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大同、稱尺證反、○司馬貞曰、鶀、小鴈也、鸗、小鳥名、廣雅云、鸗鴨也、羅諸家無解、蓋亦小鳥名、道言也、稱量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費音秘、○司馬貞曰、小鳧有青首者、見鳥六

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樂音洛下同○秦魏以下十二國以比鳥故曰六雙囊載謂盛囊載車而致之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屬音燭還胡慣反下同與音預斷音短飲於鴆反○還繞也越墜也膺胸前也郯當大梁前綪縈也蓋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翄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從子容反下同會古外反稽音鷄○婆見前司馬貞曰噣鳥謂大鳥之有鈎喙者以比齊也三國齊趙燕也關君長曰布翄喻鳥之不能飛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夫音扶下夫先同盡津忍反○所謂不足射者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

弓。潞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屈渠勿反、復扶又反、下同、塞先代反、勞力報反、○秦雖破韓、而不能有之、徒頓兵罷士、故曰、爲長憂、顧反也、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翮。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處昌呂反、○擊當作繫、謂韓魏當秦之前、招前策以其類爲招之招、鳥媒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乘繩證反、○白公子胥之事已見、關君長曰、詩云、踊躍用兵、踊跳也、躍疾跳也、皆奮勇之貌、愚謂、中野、中國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使所吏反

考異　此章亦非策之舊矣、說見秦策、布舊作市、激舊作擊、今依史記正焉、

凡五十八章